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三

安邱王鍾


形聲

許君敘曰三日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案工可第取其聲豪無意義此例之最
純者推廣之則有兼意者矣亦聲必兼意省聲及
但言聲者亦多兼意
形聲字而有意謂之聲兼意聲爲主也會意字而
有聲謂之意兼聲意爲主也說解之詞雖同而意
固有不同矣夫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

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卽寓文字之內故不獨形聲一門然也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詞因造上下之文故執文以求聲則象形指事其聲在字外也而溯其朔以論聲卽形聲字亦聲在字先也是以經典用字尙多第存其聲者玉藻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爲楚薺之薺此其一端郝敬曰後人用字尙義古人用字尙音至哉言也且豈惟造字重聲哉卽釋經亦然釋經之例以孔子十翼爲鼻祖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

離麗也。兌說也。皆兼以音訓者也。震動也。巽入也。艮止也。則專以義訓者也。漢儒口授故重耳學。鄭君而外。鮮不偏主音者。而劉熙釋名爲最。宋儒競心得。故重眼學。朱子而外。鮮不偏主義者。而王安石字說爲最。泥孔子釋經之一端。欲其四通六闢。難已然。字說爲世詬病。而釋名不至同罰者。非謂其時近古也。非惡荊公之治術。波及其學術也。義寄於聲。誠爲造字之本。亦爲用字之權。故偏於聲者。從末減也。試觀假借一門。無一字非聲。卽轉注

一門亦大半由聲而起。策刺拈批火焜妹媚之類。其爲事爲物故同。而其字又一聲之轉。則以或方言之不同。故雖一地而不必同詞也。是以論文字而至形聲。鮮不謂其苟且配合。不屑加意。余故詳論焉。

帝下云從上束聲。此聲之全不取義者。與江河一類。正例也。抑余有疑焉。束篆作而帝字中直不上出。旣無所取義。何以變形。恐字形失傳。許君以意爲之也。

顧字下。許君之說字義也。已云以事類祭天神。卽足見從

類之義矣。故其說字形也。第二云類聲而不加從類。此當爲許君本文。又用類字引伸之義。而非本義。是謂聲兼意。放此。但是意兼聲耳。大徐少聲字。謬也。

禳從襄聲。詩不可襄也。傳襄除也。與禳除癘殃也。義正合。而祇言襄聲者。以除乃襄之借義也。

祴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祴。言故者。取其義也。周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引春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經注皆直作蜃。是也。而第二云辰聲。不云蜃省聲者。說文究是眼學。不必穿鑿。然吉祥作吉羊。不特用字者如此。卽造字者

已先有之從此可知已絹下云繒如麥稍而不曰稍省聲
緤下云帛莫艸染色而不曰莫省聲皆放此

瑞下云從玉耑小徐曰或有聲字誤也手部揣下又云喘
遄之類竝當從瑞省案非也卮部𪔐下云耑聲讀若捶擊
之捶耑垂一聲之轉故瑞揣皆從耑聲小徐連及喘遄二
字尤謬是猶衛碩人之驕之叶音高矣從知揣下云一日
捶之卽以揣捶同聲因生此假借之義也元應曰揣初委
都果二反亦可證校議亦駁此條所舉證佐不復及之
萊下云實裏如裘者求聲棟下云櫟實求聲案求古文裘

葉下旣云如裘矣卽櫟實亦猶之栗房似蝟毛亦如裘也然則求意兼聲究是比象之意

歲從步戌聲何不作𡗗其分步字于上下者原始要終之義也朔數曰年中數曰歲起建子月畢建亥月歲星乃遙一宮十二年一週天矣戌聲似亦兼意戌位屬土而兼火火土陽土也土受陽氣乃生物歲功之所以成也若秦以十月爲歲首漢初猶沿之歸餘於終故律書屢書後九月當是時也直可謂從戌意矣

睡下云從目垂聲是也段氏曰宋本無聲字目垂者目瞋

垂而下坐則爾夫人與獸之瞑也上瞼就下瞼鳥之瞑也
下瞼就上瞼親上親下之別也若魚純陰之物則不瞑矣
段氏泥坐寐之訓謂坐則爾乎且下垂作𦵏邊睡作𦵏說
文不通用豈可以今義爲古義乎由前之說則不知物理
由後之說則不知字義請與偃息在牀者參之

𦵏從𦵏聲大徐曰非聲案𦵏亦𦵏聲

爰部𦵏下云古聲桂氏曰古當作𦵏筠案積古齋頌鼎吳
彝皆作𦵏無專鼎作𦵏繼彝作𦵏頌壺作𦵏頌敦作
𦵏皆與說文古文𦵏相似疑𦵏本作𦵏後人改之也



其𠂔蓋卽是占。又金石索周追敦𠂔與小篆近。齊侯罇鐘
𠂔則與小篆同。秦詛楚文𠂔𠂔字三見。則從甘。因知籀
文𠂔從甘字倒文。與丹之小篆𠂔古文𠂔倒正同字也。
要而論之。甘敢平上同音。占敢疊韻。古敢雙聲。諸文岐出。
總有依據。不必定作占。且曆字從甘。金刻蔑曆字。惟𠂔𠂔
作𠂔。或𠂔亦甘之變文乎。惟𠂔不知爲何字。當再考。○積
古齋康鼎敢作𠂔。金刻友或作𠂔。與𠂔相似。內則不友。無
禮於介婦。或讀友爲敢。蓋以古文本相似也。

籀讀書也。搯聲。春秋傳曰卜籀云。今左傳作繇。服注。繇。抽

也。抽出吉凶也。牆有茨傳讀抽也。夫籀之借字爲繇其訓爲讀書而繇與讀之訓皆爲抽。抽卽摶之或體也。然則摶意兼聲。

檀從覃聲者。以葬有木覃句。已見其義也。段氏不知此例而增之。

囊從束囙聲而不作𦏧者。此形聲兼象形會意之法也。囊貯物則腹必果然。故分束字于上下。以見其中之張大也。且束其口以妨漏洩無底者兩頭束之。其分束字爲兩亦會此意。是以部中字皆從囊省。省禾豈復成字。惟其皆

象張大之形且以所從者質處所省之地不得與它省不成字者同類譏之俗人篆刻有錦上添花之名格式甚俗然東字之類卽其鼻祖又何深曲有味也解人當自知之參下云參聲大徐曰參非聲筠案石鼓文作亦未詳所從玉篇凡部作參兩體從之者皆作參不能別其孰爲參部之參孰爲凡部之參印林曰參部之參或體作從彡眞聲其韻部所屬劃然可曉凡部之凡書傳罕聞獨參字從之而從參之字因之不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爲之忍切母亦徒因其形近參部之參而強名之耳今案參

字之從彡聲蓋凡部之夙非彡部之彡也夙之本音蓋屬

侵部說文從彡部之彡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

獨脰之重

文作彡

稍變彡從凡部之夙則配以上下所以別也彡體與彡

同則知其下從凡部之夙矣彡古音屬侵部凡從彡得聲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卽子以求母則知凡部之夙本音固屬侵部矣夙音屬侵部者疑從凡從彡亦聲也許不言聲或以義兼之或脫佚矣鈔案從彡聲者三字尋彡皆與印林說合彭則不合又因說文無琛字疑珍亦從凡部之夙釋詁珍美也釋言琛寶也魯頌傳亦云琛寶也舍人曰

美寶曰琛則兼爾雅珍琛兩字之義且詩書並無珍字族

有之古文也不足據釋詁所釋者何經邪故疑珍琛本是一字說文

珍寶也卽是釋言琛寶也雖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珍與神爲韻而班孟堅典引序曰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珍與音爲韻則古讀非後世韻部所能限也惟是太平御覽引說文琛寶也或今本說文脫佚邪

竊下云禹廿皆聲榘下云次弟皆聲積下云支只聲覆下云匱又聲盪下云聿聿聲疑下云匕矢聲是一字兩聲也

此類頗多。正不知其何故兩聲也。

宅下云人所託居也。

段氏依御覽補人字。案廣韻引說文云宅託也。人所投託也。

𠂔聲。

案託從𠂔聲。宅有託意而不云託省聲。爲其迂遠也。然微兼意矣。故爲別一類。

寔從𠂔聲。𠂔疾也。而不云從𠂔者。恐此字與吾所輯分別文爲一類。乃一字遞加耳。爾雅釋詁。鄭風毛傳。皆曰。寔速也。舍人曰。意之速。而許君曰。居之速者。無柰其從宀何也。夫居之安。乃是物情。居之速。豈物情哉。故知寔字之意。重速不重居也。與寔同意同音。故不復云從𠂔。若寡之從頒。

則必言之矣。且申之曰：頒分賦也者。小徐無賦字。段氏從之。非也。奚下云：賦事也。讀若頒。以此知賦字不可少。頒之本訓爲大頭。大頭何以爲寡？故必表之。此類頗多。學者各以意消息之。爾雅釋詁：釋文：寔本或作寔。是二字通用也。

寔下云：挾聲者。以上文云：深挾。義已明也。大徐改從挾。殊不瞭。

疝下云：腹中急痛也。殆方書之絞腸痧也。陰陽不分。糾結作楚。故從牛聲。牛。相糾結也。

𨾏下云：捕鳥覆車也。𨾏聲。聲中有意覆車。吾鄉謂之翻車。

不用网目以雙繩貫柔條張之如弓繩之中央縛兩竹竹之末箕張亦以繩貫之而張之以機機上繫蛾鳥食蛾則機發竹覆於弓而羅其項矣以其弓似半輪故得車名此真所謂一目羅者也若捕小鳥則用罨其形相似但弓上結網爲異罨特以繩連綴之故從彳也。

置下云直聲小徐駁之以爲會意大徐遂刪聲字非也罷之從网能也能聲不合故許君委曲爲是言非本意也置字但可云聲卽云聲矣二徐乃欲爲介甫先聲乎。

麗從丽聲猶裘從求聲皆後人竄易。

獮下云農聲。唐韻奴刀切。今人口語猶然。潘安仁藉田賦以農韻茅。可知古音農如猱也。石州曰。此轉音。非古音。聾從龍聲。案龍無耳。以角聽。許君不言從龍。龍亦聲者。將謂龍不朝夕見。誰能物之邪。牛雖有耳。亦以角聽。

嫁從家聲。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白虎通。嫁者家也。

新親亲聲。案其訓曰。取木則新。乃薪之古文。詩薪之楨之。□□□字作□□□曰也。蓋樵蘇之謂矣。亲栗荆榛。說文不同字。特合栗薪亲。豈不可爲薪乎。特其義委曲。故許君不

言從彙不口嫁段氏從斤木辛聲也

辰下云厂聲大徐曰厂非聲案身從厂聲則辰亦當是厂聲此余制切之厂非呼旱切之厂也然究當闕疑

左宣十二年傳屈蕩戶之杜注戶止也今本譌戶爲尸毛詩孔疏引不誤繫傳引之扈下作屈蕩扈之兼引注扈止也固是記憶之誤然必作戶乃可誤記爲扈也釋鳥九鳳說文作雇左傳作扈釋之曰扈民無淫杜注扈止也許君亦用此傳說雇是亦訓扈爲止也是卽訓雇爲止也然雇扈下皆第云戶聲不云從戶卽戶下亦無一曰止也之說

是知形聲字有義者極多。然義屬假借者。則許君一切不言。所以無穿鑿之病。如此而後成爲六書敘所云字例之條也。今人於說文大義。不能闡發。乃於形聲字中鑿求其義。是則王介甫之傳法沙門矣。至於戶下亦不出止義。則以假借之義。悉數難終也。故吾於一日之文。不敢盡信。

亦聲

言亦聲者。凡三種。會意字而兼聲者。一也。形聲字而兼意者。二也。分別文之在本部者。三也。會意字之從義兼聲者。爲正。主義兼聲者。爲變。若分別文。

則不概在異部者概不言義在本部者概以主義兼聲也□亦聲而不言者亦三種形聲字而形中又兼聲者一也兩體皆義皆聲者二也說義已見卽說形不復聲者三也譬爲酷急之正字今借用酷者以其同從告聲也詩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譬作桔則學告同聲而許君說譬曰學省聲不云告亦聲也此□之止匕皆義皆聲而云從止從匕□以爲會意□也二者皆惡其厯雜也說詒之義曰大合祭先□親疏遠近也已見合字說形卽但

云合聲也。此則互文相備。且以見說義說形之詞。本相灌注。未嘗分離乖隔也。

禮下云從豐。豐亦聲。豐行禮之器也。禮之從豐。用其正義。是謂意兼聲。

祐下既云郊宗石室矣。而又曰從石。石亦聲。此用石字本義。故雖已出石字。而仍云從石。

胖字不入肉部。而入半部。而說之曰半亦聲者。此許君分別之意。以判爲膾判之字。以胖爲胖合之字也。天官腊人膾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云。禮家以胖爲半體。

肉部膾下云周禮有膾判是許君從鄭大夫說於腊人作

判也說胖云半體也

今本有肉字元應引無

是許君從禮家說於儀

禮作胖也喪服傳曰夫妻胖合也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
引作夫妻判合然則周禮腊人借胖爲判媒氏及儀禮借
判爲胖兩字久已混淆故許君大爲之別也特是儀禮釋
文宋槧本固作胖合是知今本之胖卽胖之壞字媒氏注
所引之判又未必非因經而改注也○云半體者喪服傳
又云夫婦一體也然則此謂兩半合爲一體也字義主謂
人故肉非正義而入之半部若增肉字則仍是膾胖當入

肉部矣。○經義述聞曰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天官夏采注故書綏作穢杜子春云當爲綏而說文遂無穢字大司徒使之相賙杜子春改賙爲糾而說文遂無賙字占夢二曰噩夢杜子春改噩爲憮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御右祭兩軹故書軹爲駟杜子春讀爲軹而說文遂無駟字此前賢之疏漏也。以上述聞竊謂許君於字本不盡收嘗注淮南矣而不收駟字儀禮古文名作銘止作趾說文不收趾銘至如大司徒賙改爲糾取糾察義也若鄉師賙萬民之難隄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此賙

不可改爲糾矣而仍不收者則周字足以兼之也噩字當作器卽罍字與器部罍或作贗一例唐徐浩八分書嵩陽觀紀感應頌有罍字是其證然謂許君不收噩字因杜子春改之而然則癡部說固云二曰罍癡心部亦不收子春所改之罍字也

釋天釋文雖本或作罍

大御注或讀軒爲簪并之并

戴東原以軒爲轂末亦未審所出許君去取之故旣不自言今本又爲後人所亂尤不能以意揣之矣

柵下云從冊冊亦聲小徐祇云冊聲段氏亦然蓋謂冊意不協也不知此乃象其形而從之也冊便是柵形此正古

人妙處不得拘墟以說之。

貧下云從分分亦聲。小徐祇云分聲是也。以財分少也。句中已見分字意也。說文之例固然不得率意增之。且有第用其說解。遂不出本字者。如羣下云孰也。孰字正從其義。譚下云告曉之孰也。則借義然。均曰羣聲。不曰從羣也。凡引申假借之義。皆併入聲中。往往小徐不出而大徐出之。識出乃弟下矣。

愾下云從氣氣亦聲。此人殊鹵莽。彼不知說文之氣乃今所用之氣。說文之氣則今所用之餽也。第見愾訓太息。謂

息卽氣也。遂冒昧增之。金部釗怒戰也。氣聲。段氏改爲愾。省卽揚波歎訕者也。許君引春秋傳諸侯敵王所釗。今本作愾。同聲借用耳。且古言怒。今言生氣。惟趙策太后盛氣而揖之略近此意。然不可徑以氣字作怒字用也。雅言俗語膠葛胸中。致此笑柄矣。

欠部歎下云盛氣怒也。若盛氣卽是怒。則此語不通矣。

惟下云從心匡匡亦聲。匡爲筐之正文。引伸爲匡正。假借爲不正。豈有怯意。禮器衆不匡懼。乃省借耳。此人卽據記文率然增之。印林曰。禮器釋文匡本作恒。瀚謂匡恒通。皇惶詩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匡。楚詞征夫

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記之。匡懼，猶言惶恐耳。非匡字本義。

娶婚姻下。大徐本竝云亦聲。誤。小徐本祇云取聲。昏聲因聲不復言從取昏因是也。說已云取婦也。娶婦以昏時，女之所因，則意已明矣。皆引伸之義，非本義也。故下文祇說其聲。大徐本則不知例者所增也。

婢下云：女之卑者也。兩體俱見，則說形當云從女卑聲。二

徐皆云從卑卑亦聲。韻會又祇云從女卑。少聲字，何細心

者之少也。

吾所見韻會婢字適在所少葉中，此據段氏所引。

繡下云履兩枚也又云從兩兩亦聲抑此說解蓋盡經改
易矣履之兩猶車之兩詩百兩將之葛屨五兩若作繡輶
反不足以見意車部輦下云車百兩初不作輶何以獨收
繡乎釋文百兩無音五兩下云王肅如字沈音亮不言說
文作繡並不言字書作繡也玉篇繡絞也履繡頭也云繡
頭不云兩枚且與說文一曰絞也在下不同恐本是一義
而顧氏所據者說文真本也方言云繡縵絞也關之東西
或謂之縵絞通語也案子雲別其異語而語之所指爲何
事尙不明了故許君申之曰履繡頭也謂作履者絞其履

之頭也。吾鄉謂合履之幫爲一，正謂之絞矣。是知說文本如玉篇後人分爲二說，又改易而倒置之。當云兩聲，後人因譌爲兩枚，遂增從兩耳。廣韻綱下云：雙履，所見之說文已如今本矣。印林曰：郭景純方言注謂履中絞也。玉篇：綌，履中絞。廣韻：綌，屨中絞。繩集韻：綌，引博雅：綱，綌絞也。又云：一日履底繩，皆足證綱之非雙履。然所謂絞曰履中，曰履底，則非合履幫也。與履綱頭之意亦別。

坪下云：從土，從平，平亦聲。小徐本從土，平聲是也。上已云：地平也，足以明之。凡此類皆大徐誤增。

省聲

指事象形會意字可省形聲字不可省形聲字而省也其例有四一則聲兼意也一則所省之字卽與本篆通借也一則有古籀文之不省者可證也一則所省之所卽以所從之字實處其所也非然者則傳寫者不知古音而私改者也亦有非後人私改者則古義失傳許君從爲之辭也至其省之之故將謂筆畫太多則狄字從赤而省之釁轢反不省也將謂釁爨而省卽不成字則釁部中字皆

從其省而它字之省不成字者亦闕有一二也余不能明姑發其端以俟君子

瓊之或體璇云從旋省案不言聲者說文於或體字多不致詳其爲許君略之抑或後人妄削未可知也然此省法大謬說文從省者多有然必既省之後仍復成字未有草率割裂者旋字從於從疋去方畱疋豈復成字且於字以石鼓文作𠂔爲是𠂔與華蓋形也說文之形卽已不類若省爲疋是必但識楷書者所爲也

後又有旋字一條

篆下云引書也案引卽一部說引而下行引而上行之引

指運筆而言。玉部瑑下云：圭璧上起兆瑑也。又云：篆省聲者，取篆義也。段氏改爲彖聲，則聲是而漏其義也。蓋周禮注曰：瑑有圻鄂瑑起也。圻鄂今作垠堦，猶周禮之兆域。故許云：兆瑑文字既有點畫，卽有圻鄂。周禮巾車孤乘夏篆注或曰：篆讀爲圭瑑之瑑。鄭云：五采畫轂約也。案畫約與篆文同形，作篆自合。或易其字爲瑑者，蓋不知篆之義爲引書而其說固不背也。郊特性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鄭蓋讀幾爲圻與夏篆相類郊特性大圭不琢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案許瑑字說則當作大圭不瑑，而鄭云當爲篆，然則兩字得通借也。集

韻瑑有重文瑑是從篆不省者也。

苒下云明省聲。明字會意從省自可。

此據大徐言之耳。小徐本從囙月聲。當係

從月囙聲之誤。例與囙部說之讀與明同。正相灌注也。

然囙下引賈侍中說讀與明

同。則苒直從囙聲可也。卽據囙讀若獮亦一聲通轉。況有從明不省之萌字乎。

苒下云條省聲。案條亦從攸聲。徐氏豈以苒今作條故改其文邪。卽以今韻論之。尤韻有修脩悠攸悠有韻有滌而蕭韻亦有條條篠韻亦有篠也。說文條從攸聲有鑒无條玉篇條大𠂔切亦作鑒案二徐說文本皆收鑒於尤韻說

文韻譜及玉篇則皆收之蕭韻也。倏倏皆從攸聲。

憤下云瀆省聲。而瀆固從賣聲也。上虞王煦曰：鄭氏攷工

記輪人注：𦰩讀若涅。從木熱省聲。竊謂𦰩自以執爲聲。而

鄭氏云然。則說文中不須省聲之字。不盡是唐宋人改竄。

矣。鈞案其說固然。然亦漢人墨守漢音。忘卻古音也。鄭君非作

字書亦不與說文一例。印林曰：鄭君既解形聲。卽與字書無異。讀如涅。明漢音也。熱省聲。明古音也。何至忘卻乎。鈞意謂執聲自合。不取熱義。何取熱省。且熱省亦仍讀涅。不讀熱也。酒正注：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是鄭君所謂省者皆不可解。穴部竇下云：瀆省聲。小徐本固云：賣聲。

𠵽下云：宣省聲。𠵽既不取宣義。何須言省。宣固從亘聲也。

噉下云藟

小徐譌作藟

省聲虫部有螭則蚌屬也非蜂蠶之字

其藟蠶二字說云毒蟲也象形

丑介切

是乃今所謂蠶也螭

從萬聲而讀若賴則蠶從萬聲亦未嘗不諧也李氏刻說

文韻譜藟蠶作蠶蠶未詳所本翁氏鈔本則仍作藟蠶玉

篇蠶字次序與說文同注云或作蠶而別出之蝻部不收

藟蠶集韻十八夬藟蠶下引說文廣韻亦收蠶而無藟然

則今本直是壞字耳彳部邁疒部癘下皆云藟省聲邁下

云邁或不省苟無蠶字則邁直云萬聲可矣何以云省且

何以有不省之邁乎山部嶮下云藟聲讀若厲愚意萬蠶

直是一字說詳說文韻譜校。

哭下云獄省聲。獄字會意自可省。然從犬何以知爲獄省。凡類此者皆字形失傳而許君強爲之解。

赴下云仆省聲。仆下云卜聲。赴趨也。仆頓也。其義迴殊。

邁下云萬省聲。小徐本作萬聲。是也。積古齋萬年字彙見作𠂔者固多。然甲午簋作𠂔。天錫簋同。從是明白。至如寢盤𠂔。周壺𠂔。司敦𠂔。敝侯敦𠂔。皆從是之變文。仲戲父敦𠂔。則從止而省𠂔。曾伯鸞簋𠂔。則從𠂔而省止。要之皆借邁爲萬也。聲苟不同何以借用。何必

委曲其詞而謂之省乎。

萬與邁同聲，卽與蔓疊韻矣。吾謂萬蔓一字，此亦可證。

進下云閩省聲。案玉篇進有古文邁從蘭聲。

迕下云作省聲。案作字小徐乍聲。大徐不知，改爲從乍。鐘鼎文皆以乍爲作，可知作爲形聲字矣。乃迕下作省聲，小徐本亦同。蓋前乎二徐者所改，大徐特不察而依之耳。

逢下云峯省聲。說文固無峯，卽有之，亦當從夆聲。形聲字不可省也。大徐乃因此而補峯篆，何也？峯蓋當借用封字，封禪卽其義也。吾鄉俗語謂撮土以識地界曰封自，亦象山峯，且沿古封疆之界之義來也。

言部 卷三
𨾏下云博省聲案博字大徐會意小徐兼聲如溥從專聲溥又從溥聲可知專聲自諧不須言博省口部嘽亦云專聲嘽𨾏音義竝同

𨾏下云柴省聲而柴固從此聲似校者因讀若柴而改之
𨾏𨾏下並云適省聲而適固從啻聲小徐本𨾏下云商聲
𨾏下云啻聲皆是也大徐本摘下云啻聲而曰當從適省
乃得聲蓋自隸變之後鮮有知商卽啻者是以尤紛錯也
鈔存中
又有說

商部商下云章省聲安康王玉樹松亭說文拈字曰漢書

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費誓徐邈讀商爲章

斯下云斯省聲斤之占地無多何取於省之而使不成字乎集韻十二齊引說文作誓初不省也玉篇無斯後收字中有誓云聲振也呻也○斯者悲聲也口部無嘶此卽是也漢書王莽傳大聲而嘶則𠂔部嘶乃其正字也又案爾雅釋詁鮮善也釋文鮮本或作誓沈云古斯字郭音義云本或作𡗗當作匙非古斯字案字書誓先奚反亦訓善詩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似當作鮮白之字作斯鈞

案此雖不訓善然知鮮可借用斯卽知鮮可借用誓矣匙者少也義似不合直由今用鮮少遂轉譌耳附記於此石州曰魯公子奚斯字子魚孟子庾公之斯左傳作庾公差亦字子魚差斯聲近相通兩人之名其本字蓋皆當作鮮借用斯也又例推之書惠鮮鰥寡詩鮮民之生其義蓋皆訓斯譌孔傳不足論毛傳寡也之訓亦殊不詞人以毛公故護之耳顧亭林唐韻正早發其凡

凡省必成字然亦有不成字者則以其牽連爲一上下兩借也如童從重省聲重從王從東童字省人則王不成王

矣。並以東之首一畫合於辛之下一畫則東亦不成東矣。惟其牽連故也。

史部事下云出省聲以有古文叀從之不省可證耳。若出字何由知爲出省。

段從耑省聲者許君未收𠂔字也。竊意豈敢可言從耑省段所從之𠂔當直是耑之重文以𠂔例之可見𠂔者本也。初生之物下只直根而上則仁之兩瓣者在地上故大頭也。𠂔之上大頭而下直根與𠂔同也。中一爲地與𠂔同也。特𠂔指在下之根。𠂔指在上之題爲不同耳。不然作𠂔豈

言部 卷三
甚難。如湍歇之類。胡不省乎。

寸部將下云牆省聲。犬部𤝵。水部𣶒。皆云將省聲。旣云聲矣。可一律也。如謂𤝵𣶒兼意。則𤝵於將帥意尙有合。𣶒則無此意也。

取下云𠂔省聲。蓋本無省字。𠂔字作偏旁。少縮其垂筆。以配合之。鹵莽者直書爲耳。校者因增省字。

營下云榮省聲。非也。榮字會意。榮榮之類。皆從其省。惟熒惑星亦作營。惑營者惑也。苟云營省聲。尙與營義有合。鳥部鶯亦從榮省聲。井部𣶒則從瑩省聲。蓋未檢榮瑩皆從

熒省聲。榮下之熒。小徐誤爲榮。榮亦從熒省聲。犖省聲。犖皆從勞省聲。勞亦從熒

省會意。

反部殤。食部飭。皆云傷省聲。人部傷。角部觴。皆云觴省聲。

心部惕。云殤省聲。任意填寫。觴又非字也。小徐飭下云從彖。惕下云易聲。

易亦竝當作惕。省聲。省矢之下而存其上也。王煦說是。然

非字。竝當作惕。省聲。省矢之下而存其上也。王煦說是。然

省法頗嫌破壞。

乃部𠂔下云從乃。省𠂔聲。小徐本從乃。𠂔省聲。皆誤也。𠂔

卽是了。以在下變其文耳。𠂔亦從了。不言省也。當云從乃

西而篆文𠂔從之𠂔自是古文西而籀文𠂔從之以篆從
籀以籀從古時代甚順有何省不省之可言哉乃如籒下
云籀文從微省亦自有𡇗字不須言省也如此乖刺定不
出於許君然其他既經竄改而無從得其閒隙者更不知
幾何矣

豈下云微省聲段氏據大徐𡇗字校語改爲𡇗省聲是也
𡇗字會意故可省微字形聲那可省水部𡇗下云微省聲
段氏亦改𡇗聲是也

豈下云蒸省聲案蒸有重文𡇗此文蓋粗疏者所改非必

𦵏爲後人羈入也。

鹽下云農省聲。案鴻範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凡從農者如濃醲之類皆有厚意。

飡下云殄省聲。案殄固從彡聲也。今飡作餐或亦古有是體。將無說文之不須言省聲者皆有其故而今不可悉知邪。抑校說文者以隸作餐因漫改之邪。小徐作彡聲是也。甸下云包省聲。案勺古包字。包古胞字。此人不分今古故改勺聲爲包省聲耳。且甸直是會意兼形字。勺卽窰形也。田部甸下云從包省。亦當云從勺。小徐則包省聲。聲蓋衍。

文。

臯下云鹹省聲。明是鹵字而云然者。聲兼意也。鹹味長。與覃訓長味合。字意統言。味不主於鹵。故不入鹵部。

號下云號省聲。食部饗之籀文。號下云從號省。雖不言聲。承上可推知也。然口部哢下云讀若臯。說文雖無臯。廣韻臯古老切。玉篇哢呼交切。平仄韻合。卽與號音。土刀切。號音乎刀切。亦無不合。則號號皆云哢聲可矣。而必云號省者。唐韻哢呼訝切。作呼訝切者非則其音不同也。可知凡省聲。後人以近世韻書改之者多矣。

繼下云繼省聲。繼下云從糸繼。一曰反繼爲繼。案此語承絕之古文繼而言。然必出古文繼而說之。曰古文反繼爲繼。既經掄失。繼篆之後。乃附此句於繼下。而改古文二字爲一曰二字。又改反繼爲繼之繼作繼。竝改繼下之繼聲爲繼省聲。幾於泯沒其迹矣。然固不能不曰從糸繼也。則繼果何字邪。王煦曰。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繼。帝堯碑云。繼擬前緒。汗簡云。繼見王庶子碑。

榜在屋之邊。故曰邊省聲。聲兼意也。段氏改爲粵聲。似是而非。

詩之聲例 卷三
持下云特省聲特固從寺聲也。

渠下云隱省聲此等省法極爲鹵莽段氏謂玉篇廣韻引說文皆不省心是也蓋隱從急聲急從雪聲卽已有櫪字獨不可作樽乎韻會引篆作隱說作隱聲集韻十九隱二十四燠皆誤合櫪渠二字爲一而亦不省心

產下云彥省聲亦不甚妥然彥在炎部不作戔而分其三於厂下已不可解非如曷字有意者比也蓋彥爲美士苟入文部則彡難爲說解入彡部則更謬矣不得已而入彡部是彥字先未確宜從之者亦不妥也唐韻所簡切段氏

謂今南北語言皆作楚簡切。余妻高膠州人其讀書語言皆作所簡切。恐它處尙或有之。勿以不見者爲無也。

𦍋下云𦍋省聲。小徐作豕聲。而又有𦍋字兩字。蓋訓釋之詞而文有闕佚也。豕部說云讀與𦍋同。校者以當時讀豕不與𦍋同。則與𦍋不合。故加箋注。大徐冒昧徑改之也。

囊下云囊省聲。段氏改爲𦍋聲。是也。囊下云𦍋省聲。改爲𦍋聲。亦是。但當明著之。案以楷書囊字去其上半。則𦍋爲囊省矣。此不識篆者所改也。𦍋省近似兩借。尙可不改。𦍋下云𦍋省聲。讀與𦍋同。案𦍋從反聲。𦍋從赤。何由知爲

赧省蓋說曰溫溼也不可謂之從赤因勉強歸諸省聲耳
曠下云堇聲大徐曰當从漢省乃得聲案漢下云難省聲
而難之正文作𪔐其說亦云堇聲蓋眞元寒聲通耳後又有漢
字一條

夜下云亦省聲案此省法似甚苟且矣然說文所省之處
卽以所從之字質處其所者多有如𦣻槩省啟之口而以
日與木代其口𦣻槩省暴之米而以言與糸代其米夜亦
以夕代𦣻之點也此自爲一類不與它省不成字者同科
黍下云雨省聲案雨部古籀文從雨者凡四字則玉篇收

古文用字可信也。原文益本云雨聲。楷書依篆文耳。後人疑之。加省字也。

籀下云籀省聲。案欽卽籀之或體也。何須言省。且籀籀皆曰欽聲。此與鹵下不云從鹵。釐下不云從蒸。同誤。說文從重文者多矣。勿疑許君有不從重文之例。

家下云豸省聲。宕下云礪省聲。形聲字而省之。何由知爲某省。凡此類吾皆不能解。似是古義失傳也。鈕氏曰。家當從豸省聲。古文不省可證也。蠡從豸聲。劉子政九歎。蠡與嵯峨爲韻。揚子雲賦。蠡與它爲韻。廣韻。蠡亦收戈部。與家

字古讀合筠案朱竹君本蠡誠從彖但彖乃後增之字姑存鈕說俟更詳之

營下云從宮熒省聲去宮存兩火矣爲熒聲不近邪以變字推

之知炎字兩火可竝非真謂熒從炎聲也熒從宀營從宀與熊之上下兩借者

不同乃何以榮訓設縣施爲營卽曰營省聲也依小殆以徐本

相似而兩借邪

辭下云絳省聲說文固無絳字卽有之亦當作卒聲廣韻

辭下引說文曾五綵繪也今本也作色又出絳悴二字云上同

玉篇絳周也似是晬盤之意日部新附晬字曰周年也

粉下云從粉省當作粉省聲上文云畫粉矣但聲未著耳
份之古文彬下云從彡林林者從焚省聲案林者六字恐
係後人所加小徐无林者二字文義亦不貫蓋許君於重
文多不致詳且言從彡從焚省聲足矣而林林者三字不
贅設乎況焚說文作𤇀從火從林林亦聲林在爻部從爻
從林如其意則亦云從林省聲足矣蓋此人以林爲閉口
音與彬字部分絕遠而以焚省遷就之又忘說文自作𤇀
也

坭下云泥省聲緣受水之義來也爾雅水潦所止泥王蓋

許君所見本作坭釋文泥依字作尼又作坭蓋緣尼王山來漢夏堪碑作仲泥又憶顏氏家訓謂孝經當作仲坭坭皆似不必然坭蓋後來分別文也

監下云岫省聲非也六書正譌曰歆血爲盟之詞有曰明神監之故盟與監從血會意是也卽觀古文警從言亦可徵矣

船下云鉛省聲鉛下亦云台聲

欠部歆下云噉省聲不云歆省聲者以噉下云吼也呼也與歆說所謂之義有合也故又云讀若叫呼之叫噉叫聲

意皆近。

聲下云耳省聲。以髮亂必蒙耳。故云然。然玉篇作髻。固不省也。將無篆既悅艸。注乃加省邪。抑如牀牆之類。篆隸固不同邪。段氏改爲耳聲。於音則是。於事實則非。耳下云聰知音者所改也。漢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耳以釐室。文選作耳之釐室。此耳從耳聲之明證。

粵下云華省聲。案六篇粵。艸木華也。藝榮也。爾雅釋艸。華考也。華。藝榮也。是二字音義竝同。許君於混淆之時。力主分別。以此兩字各有從之者。遂分兩部。未免矯枉過正矣。然粵下之華省聲。必是粵聲。後人猶知粵音訐。而華已變。

爲戶瓜切與粵之胡化切近也遂改之耳此條二徐並同
知其誤已在六朝變音之時矣且粵山之得名以其形如
蓮華也故尙書直作華知粵爲漢以後分別文未必古作
亦不必定讀去聲也卽如齊之華不注如改作舉豈可通
哉

犀從犀省聲案犀亦從辛聲

犀下云堅省小徐有聲字皆不似許君語蓋犀下云堅也
則堅堅同意也取苦閑切堅古賢切又同聲也云堅省則
不如云從取云堅省聲則不如云取聲也大徐特以犀口

莖切與𪔐之苦閑切不類耳。然許君固說𪔐曰讀若鏗鏘之鏗矣。則𪔐之口莖切。今音猶如古而賢之胡田切。𪔐之𪔐善切。賢之侯簡切。已爲轉音。若𪔐莖之去刃切。趣之棄忍切。賢之時忍切。再轉矣。徐氏不疑彼而疑此。何也。卽林曰。𪔐聲字。自當以古賢爲正。口莖爲轉。

𪔐下云。𪔐省聲者。日部。𪔐下已引易爲𪔐。𪔐也。本處說解又引易爲𪔐。𪔐者。校者不知爲引以證說解。而謂爲引以證篆文。遂改之也。然毛本作𪔐。𪔐。孫鮑二本仍作𪔐。𪔐同。用大徐本而字不同者。知大徐校定之後。又有人以私意。

亂之也。乃經典釋文已謂說文作駟，竝未檢日部，不知作

昀者正字也。指經文言若以字論則是假借作駟者後來分別字轉不明

了矣。有白在額，昀然而明，故射臬亦謂之昀。昀字祇作白

字解，故曰爲昀。類若駟作白額二字解，則爲駟。類豈非爲

白額。類乎重疊，豈可通乎。且玉篇云：駟，類白額馬也。以白

解駟，以額解類，不似今本說文之蒙混也。易不言爲白額

者，昀以見其圓。今之所謂玉頂也。若白而不圓，則驪下云

馬白額是也。許君見此分別文而收之，其引易則仍作昀，

而說解卽沿易義作昀，省聲不改經文，不背字義，不料後

人貿亂之也。段氏竝的省聲而改之。殊爲孟浪。又案爾雅釋畜釋文出的字。云字林作馱。與易釋文不同。然則此字其爲說文本有。字林襲之。抑或字林始收。而後人孱入說文。尙未可決。炮下云讀若馱。類之馱。又案爾雅邢疏引舍人云。的白也。知舍人所據本仍作的。與陸氏所據本同。不應許君所據本獨作馱也。

麋之𦉰省聲。蓋猶羔之照省聲。熊之炎省聲。耿之𤇀省聲。凡從火部字省聲者。率不可通。亦可怪也。

閔下云。門省聲。玉篇作閔。未嘗省也。



發下云發省聲效卽古文教不當言省

騷下云殿省聲案殿固從展聲

穀下云穀省聲案從設聲者凡十餘字穀亦在其中忽作此言豈有許君如是謬妄者乎

天部奔下云賁省聲鼓部𡗗下亦然小徐皆作卉聲案賁本從卉聲又𡗗之重文作𡗗是卉賁同聲此則大徐獨抒謬論矣

奚下云絲省聲似乎破壞而非也糸絲本無異卽也
不必以省小爲疑

塞下云塞省聲。土部塞從寒。小徐則寒聲。𠂔部寒。穌則切。其聲固諧。然許君引虞書剛而寒。今本作塞。又詩其心塞。淵亦借塞爲塞。故云塞省聲。以關之。非它字妄言省者。比也。此字篆作。愆之或體。從寒省聲。楷竝作塞。其形不別。

慢下云雙省聲。段氏引漢書作慢。不省。案玉篇慢亦有重文。慢皆可徵。雙省之不誣。不然。隻自是字。豈可不得其聲。而遁詞於省。許君引左傳駟氏慢。今本作聾。同聲借用也。釋文不云說文作慢。知唐人讀說文本疏。勿膠固從其說。

況下云況省聲段氏改兄聲是也況亦從兄聲白虎通曰兄者況也況父法也此以同音相訓釋也史記呂后本紀酈寄字況呂產謂酈兄不欺已此以同音相假借也

漢下云難省聲大徐曰从難省當作堇而前作相承去土从大疑兼从古文省案嘆下云堇聲大徐則云當从漢省煥下小徐本云堇聲大徐本則漢省聲蓋鼎臣改之然卽此難省聲亦當是六朝人所改蓋鳥部鷦下固云堇聲而其重文一古文二皆從土不從大也至若歎從鷦省聲有籀文歎不省可證嘆從歎省聲則兼義不爲誤也

渾從朝省聲

大徐無聲字

淀從旋省聲

玉篇亦作淀

案二字省法甚

破壞又正相對相當也朝從𠂔從舟𠂔從𠂔從旦旋從𠂔從正渾省舟可也並割𠂔之右半而省之不可也旋省𠂔可也第割𠂔之左半而省之不可也石鼓文作𠂔通體象形許君作𠂔則以爲左半象形右半會意故說曰相出入是以右半爲入字也如此則略可割裂苟如石鼓文而割裂之則愈不可通要之不如楷作潮漩爲善不必祖護古人也

今人述作逸彼不知施字從𠂔也聲也豈料篆文先已有此

案渚直是壞字耳說

文從𠂔聲者翰翰韃韃韃韃韃韃韃韃韃韃乾凡十二字從

朝聲者淖之外有廟字如或淖從朝省也則作榦豈不字形整齊乎恐本如楷書作漣爛掄右半耳然玉篇出淖字引說文又出潮字云同上是顧氏所據本固作淖也

澂下云徵省聲小徐作數聲而曰數音徵案壬部徵從徵省聲古文作𠄎𠄎合止各支以成文頗不可解玉篇作數竊恐篆本作𠄎𠄎而𠄎譌止全譌各耳人部有𠄎𠄎部有微蓋篆文徵從徵省聲古文數從𠄎省聲旣譌爲數之後惟澂下猶存數聲之文大徐以爲無此字而改之小徐雖不敢質言數古文徵然猶曰數音徵差勝乃兄也集韻十

六蒸徵古作𡗗𡗗王以𡗗𡗗竝列蓋誤而𡗗固不從𡗗也
又以王爲古徵字然則說文徵下云王爲徵者卽此意也
至從王省聲此則李斯之謬耳毀省王爲土猶之可也
熒從營省聲緣回飛疾也來九篇厶部說引韓非子自營
爲厶今本作自環爲私環營皆旋繞之意厶字之形亦回
轉也熒訓回飛故云營省聲如徒聲無意者則皆曰熒省
聲其不然者皆誤也

𡗗下云劫省聲案劫字下雖挽從力去聲之文然肉部𡗗
大部𡗗皆去劫切未嘗云劫省聲也則𡗗亦當云去聲無

疑金部銑下云劫省聲讀若劫則益見其複矣虎部虢從去聲而唐韻呼濫切大徐亦不能強解矣第曰去非聲耳竊謂虢乃魑之譌後人所羈入也玉篇虢虛暫切虢屬也又虎怒見魑忘狄切白虎也魑胡甘切白虎也廣韻四十九敢虢口敢切魑屬又收之五十四闕呼濫切虎怒廿三錫魑下引說文白虎也廿三談魑下亦云白虎爾雅釋獸魑白虎釋文魑字林下甘反又亡狄反故竊億魑一譌而爲魑再譌而爲虢其呼濫虛暫口敢三切則甘旣譌爲去而音未變也陸氏不引說文而引字林則知晉時已譌魑

爲魑而呂氏依字作音也。然陸氏旣引字林下甘反而又
曰又亡狄反者甘聲豈得有亡狄反。郭璞有爾雅音一卷
恐亡狄反卽出其中。陸氏兼存之。此正古人小心處也。如
喪大記北牖陸氏曰依註音酉舊音容。唐人墨守注義安
敢駁注而固知古人之無北牖也。毫社北牖勝國也。向知
爲北出牖編氓也。其當作墉卽存舊音以待學者之用心。故魑旣譌魑猶以
說文自作魑遂存此亡狄反也。後人偶見有琥字遂以譌
字冒舊音而入之說文而又見說文自有魑白虎也遂支
綴其詞曰魑屬不然爾雅廣雅皆無琥字其爲不典不亦

明乎是當以呼濫等切定虺爲虺之譌再以亡狄反定虺爲虺之譌而於說文刪虺字於爾雅改虺爲虺

耿下云蛙省聲下又引杜林說從光聖省是又謂光聖並省以會意蓋此字可疑許君亦未能決之故云然要之從形聲字之省者必取其義無義而省吾不能知也十八卷中又有說

猥從從省聲從字合从是二字以成文猥字之省與縱字之省正同然才止分之仍成字尙非十分破壞

羸下云羸省聲鮑氏本同孫本小徐本直作羸省聲不足

道矣。段氏依韻會作羸。案羸下固云羸聲。大徐曰：當从羸。省乃得聲。段氏曰：惟羸羸二字可云羸聲。羸字當云从貝。羸羸者，多肉之獸也。故以會意。鈞案羸羸羸羸下皆云羸聲。惟羸此字篆說多異文。已詳繫傳校錄。字從其義。說曰：畜產疫病也。段

氏本亦作羸，而從羸作羸聲。良由肉部羸下云：或曰豨名。象形，闕發端言。或曰：其爲不可知也。甚明云豨名象形，則又約略言之，並不言從肉。而入之肉部者，以亡口尹皆成字，而會意諧聲皆不合。惟肉字尙可說。能龍皆獸，而字從肉，故勉強附麗於肉部耳。其云闕者，闕其音也。唐韻：耶果

切則後人依放羸羸等字之音而妄爲之也段氏何所見此畜而曰多肉之獸乎且殤字從其義將又謂爲善病之獸乎特以從羸者凡七字

許君不能不收羸字職此之故

而郎果切者三

洛戈切者一遂以爲得羸之正音其羸之力爲切猶易於作合音故曰羸可云羸聲惟羸羸二字不便謂之合音遂強爲之解曰一會意一省聲蓋知非會意字不可省猶勝大徐並此不知然而其意無由會也

說又見一字數音篇

𧈧下云漸省聲漸亦斬聲也蓋以明假借矣史記有高漸離蓋以物名爲名而字不作𧈧也故云漸省聲以關之段

氏改爲斬聲未之思也。

颯下云涼省聲。關經典通作涼也。然改詩爲北風其颯豈可通哉。與策風鴛鵲同謬。此篆蓋後人增也。釋天釋文且目爲古字。

鑾下云鸞省聲。緣上文鈴象鸞鳥之聲來也。否則云絲聲矣。大徐作𠂔鸞省。便漏其聲。此形聲兼會意字也。

鈇下云劫省聲。鈇乃劫束馬鞍之具也。不然第二云去聲而已合也。惟下又云讀若劫則吾不能解。前有屋字一條

範下云範省聲。範形聲字。何以省。此以軍質處水之所也。

輶下云從省聲其破壞如縱字或曰車可質處水之所車與糸不可質處彳之所乎曰不可汜合水弓爲字故水可省從合彳从爲字古蓋作𨔵後人配合之乃作從豈有古字從後世字者許君宗毛者也召南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釋文從足容反字亦作蹤夫人之蹤古人尙不專製字況車輶乎且轍古通徹以詩書皆名軌不名轍也經典無車輶之言豈宜有此字乎○古無是言卽無是字今有是言卽有是字博古通今本兩事也鈕非石說文新附攷必爲俗語求古字蔽也且今人好用古字不知古在義不在

字避這用者用遮避認用似將得爲古言乎是羊質虎皮也卽如尙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隨時所作使人易曉夫子賢於堯舜非曰斯賢於茲也孟子願學孔子非學十翼之此不學論語之斯也

𨔵𨔵𨔵𨔵皆從決省聲然決字大徐會意小徐則以爲形聲是也夫卦象傳夫決也夫子以聲解義而後人尙疑其聲之不諧是惑也案𨔵𨔵𨔵𨔵𨔵𨔵𨔵小徐說此字快抉𨔵𨔵

二徐本皆作夫聲雖𨔵下大徐曰當从決省𨔵下大徐作

缺省

此緣說曰缺也而改之

小徐作夫聲突𨔵𨔵三字下大徐決省

言二聲例 第三
聲小徐則夫聲。駃下小徐決省聲。大徐則夫聲。竝當改歸
一律。皆作夫聲。又詳大徐言映當从決省。則知二徐本之
決省聲。皆出自前人改易。非二徐之過也。

印林曰。此篇瀚多不安於心。鄙意以爲。今作某聲者。固
不可加省字。至大小徐但有一本作某省聲。斷不可去
省字。蓋言某省聲。仍無害其爲某聲。去一省字。則少一
義。後世雖有智者。無從考辨矣。筠案印林所以不取者。
蓋見筠所舉省聲。率如駃斥也。不知敍中已舉大例。則
凡如例者。概所稟承。不如例者。始加辨難耳。若謂義也。

則瑑取篆義蜥取漸義未嘗不駁它說以存之且豈可
謂庶似火飛而從票省羔有光耀而從照省乎竊意印
林於會意諧聲尙不免畸重畸輕之見不知許君於其
有義者尙不冒強目爲省聲也祠下云多文詞而不曰
詞省聲祔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祔而不曰蜃省聲
璫下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而不曰藻省聲諏下云聚語
也叢下云聚也皆不曰聚省聲騏下云文如博棊駉下
云色似鰕魚驪下云文如鼉魚而不曰棊省聲鰕省聲
鼉省聲駉下云馳馬洞去也而不曰洞省聲煤下云謀

也謀合二姓始下云酌也斟酌二姓而不曰謀省聲酌
省聲卽乳下云祠于高禩以請于生民疏引蔡邕曰禩
猶媒也而禩下亦不曰媒省聲緇下云緇如麥稍緇下
云帛莫艸染色而不曰稍省聲莫省聲其所以如此者
何也誠以於聲得義猶之於形得義也是以璊下云禾
之赤苗謂之璊言璊玉色如之璊下云色如璊故謂之
璊二字之形初非璊省也緇下云染以茜故謂之緇字
形亦非茜省也由此觀之設祠曰祠省聲祫曰祫省聲
必無以爲此三字地也且禩下云告祭也告聲此類意

聲互相備者亦將無以爲之地也故筠於它篇亦第於
敘中舉例而篇中則舉其可疑者所以省繇文也而泛
而觀之遂與篇題不相應矣故因印林之說發凡於此
卽如檉木色紅故字與賴同音而聖聲中不能得此意
裨讀若瞽故兩字之訓皆曰無色而半聲中不能得無
色意可知形聲字之意在口內之聲中不在字形之聲
中者自成爲音理耳治目治不可偏廢也○朱竹君小
徐本渭下云渭省聲凡全書中
省聲之不可通者可以此徵之

五經文字諡諡上說文下字林案省三爲二極爲破壞由
此推之則字林之作所以適俗故逍遙祧禰無不增入也
則說文從省之字閒有破壞者或後人以字林改之乎

博古圖銘言從彝者多有惟從尊銘曰𠂔𠂔其從作𠂔無𠂔从又反書作比凡金刻從𠂔者或省𠂔或省止然則吾前所論𠂔𠂔二字誤也。

一全一省

說文有兩字同從一字而一從其全一從其省者彖從𠂔從豕彖從𠂔從豕省實皆象形字也木部梟從鳥頭在木上艸部薦之或體鵠從木鳥聲則一會意一形聲也萌從明聲苗從明省聲案從囧聲自諧此或後人改也除此六字不論它如蓐從侵聲蔓從侵省聲遯從豚聲逐從豚省

聲縱從從聲縱從從省聲堀從屈聲堀從屈省聲溟從冥
聲汨從冥省聲灘從難聲漢從難省聲女部媼從媼聲心
部情之古文媼雖無說亦是隋省聲皆形聲字也侵從侵
省聲𣎵之或體𣎵從寔省寔籀文寔也寔從侵聲不啻同
從一字也卽漢可云重聲還可謂爲承聲之譌汨亦可強
謂之曰聲堀字依段氏刪併而蔓媼縱三字不能不謂之
省聲也是謂率意省減形聲之失篇則又率意增加何古
人制作而苟且如此吾求其故而不得也請俟來哲

說文韻譜

收縱縱於三鍾謂爲一字集韻則分之廣韻三鍾不收縱

兩借

齋從示齊省聲

淮源廟碑齋字即其不省者

二字上屬則爲齊下屬則

爲示也與它省聲字不同且禮曰齋之爲言者齊也是聲

兼意也韻會九佳引作𠂔聲又云𠂔古齊字案三體石經

作𠂔特說文未收耳小徐作齊聲無省字疑韻會是

𠂔之從𠂔從兒省也以儿屬白爲𠂔以儿屬白爲兒

𠂔之從能罷省聲也以能屬𠂔爲罷以能屬火爲熊也

𠂔之從彖省從尾省聲以彖屬𠂔則爲彖省以彖屬𠂔則

爲尾省

說又見誤字

黎從黍勑省聲。此以禾字左右兩借也。故篆作勑。楷作黎。𠂔下云從絲省。𠂔聲。案從古文𠂔。兩借耳。非省也。

昏下云從氏省則字當作昏若作昏則不必省一畫氏從
 丩聲本不當直故昏從之者皆曲也不然者作眊豈不
 可有目部眊字爲例矣惟昏莫同義莫日在艸中昏日在
 氏下氏與日相連故省一也凡日部字日在上者早景晏
 晷旱旦昴曷曩昌昱昇曩暴昆之類雖不盡是光明字
 而無一昏暗字日在下者瞢陌瞢暫瞢瞢晉之類大

都是昏暗字。惟啓有由昏之明之意。晉下云日出萬物進。不主日。哲字則大徐誤也。小徐作晰是。古文則皆磨二字。不同此例。

以雙聲字爲聲

人部仁下云。從人二聲。大徐改爲从二而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夫墨子兼愛。鼎臣不應未讀孟子。特以二聲不諧。姑爲遁辭而已。不知二與仁雙聲。故仁以二爲聲。說文中此類雖非極多。亦自不乏也。如元從兀聲。髡之或體作髡。輒論語作軌。裸從果聲。論語禮記。借權爲裸。曾從囙聲。曾。昨棱切。音層。囙。音蔥。與層雙聲。叟從奴聲。

哀從衣聲

心部引孝經哭不悠今本作哀哀依亦雙聲

曼從冒聲敏從每聲秋

從矛聲叙從古聲駢從并聲牖從爿聲纂從鼻聲彪從彬

聲

自真至先古韻本通又虞與侯幽通侯幽與蕭又豪通凡此類多不及也姑舉此二事以見例

櫛從耑

聲佳從圭聲儼從難聲

難從難省聲

偈從囟聲袞從公聲

若字作袞

從合聲則疊韻

衰從采聲覲從僣聲冀從莫聲猜從青聲存從才

聲舉從卹聲思從凶聲

近人或說仁字曰從人從二人亦聲設以其說說思字曰從心從囟

凶亦聲尙勝於彼也心與思亦雙聲

憲從害省聲汭從入聲潛從曾聲奕從

而聲𧈧之籀文𧈧從辰辰與𧈧則雙聲也夫此三十字者

皆以雙聲之字爲聲亦足爲仁字證矣然猶可曰舉一元

字卽安知古亦讀爲愚袁切也舉一裸字卽安知古亦讀爲古玩切也則請以說文本有之讀若明之夢從夢聲而讀若萌𪔐從列聲而讀若刺𪔐從𪔐聲而讀若隔𪔐從隔聲而讀若擊𪔐從豈聲而讀若狼𪔐從𪔐聲而讀若庫𪔐從胥聲而讀若芟小徐本芟固從父聲也邠從年聲而讀若甯𪔐從朋聲而讀若陪邠從崩聲而讀若陪卽因此字來也𪔐從𪔐聲而讀若𪔐從半聲而讀若𪔐𪔐從𪔐聲而讀若𪔐𪔐從卑聲而或讀若逋𪔐從虎聲而讀若移𪔐從弭聲而讀若𪔐𪔐從𪔐聲而讀若斯𪔐從眞聲而讀若資𪔐從盍聲而讀若奧𪔐從

集聲而讀若捷。蚩從少聲而讀若騁。螭從侖聲而讀若戾。或體卽作蜈。錢從冬聲而讀若摶。鑒從熒省聲而讀若銑。輦從差聲而讀若遲。夫此二十四字者，其所從之聲與其讀若之字無一非雙聲者。況美從八聲而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則八與頒非三字皆雙聲。又何怪以雙聲之字爲聲乎？不甯惟是。孽滓皆從宰聲，而阻史切是箸第也。宰與子雙聲，而子與第疊韻，是取雙聲之疊韻以爲聲也。然猶可曰梓或作梓，音子，阻史或祖史之譌也。乃若鑄從壽聲而之戍切，𦣻從出聲而讀若孽，𦣻從里聲而讀若孩。𦣻，留意也。里，留也。

亦雙聲。此類波及雙聲之疊韻者約十許字。吾以其汎濫但

舉此數字以見例而已。是知以疊韻字爲聲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聲亦非其變也。猶之以疊韻字爲義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義亦非其變也。可冒也更改也。頒權也。儻惜也。佻偷也。竊淺也。纔淺也。皆雙聲也。雙列也。則吏列雙聲也。此類亦尙多。不煩更僕也。夫許君之讀尙或出于漢音。許君之說尙或出於己意。而古人正名百物。早已有然。葑須從也。齊疾黎也。封須齊疾皆雙聲。封從齊黎皆疊韻也。營又名菑。雙聲而兼疊韻也。菑又名苗。則雙聲也。苦其果

疏也。苦果婁疏皆雙聲也。是故濩或作遯。許君引詩盧獬
獬。今本作令也。是故莫以早莫爲正義。轉爲適莫則與正
義爲雙聲也。是故鐘鼎文以麋代眉。人不以爲麋鹿也。以
麋代眉。人不以爲血祭也。如何之字。經典有作若何者。借
若爲如者尙多。人或不覺。亦有作而何者。人亦不以而爲
轉語詞也。韓非子自環爲人。許君引作營。非所据本異。直
以雙聲字代之也。然則雙聲可以爲偏旁。可以爲讀。若可
以爲說解。可以爲二名。乃至可以代其字而獨於仁之從
二聲者爲之厲禁。則甚矣其惑也。

纂讀若以芥爲齋名曰芥莖也莖與纂臙皆雙聲艸部莖芥臙也臙當作臙芥臙卽芥莖肉部臙字後人加之

一字數音

從隋臙皂耑彖开萬之字其音讀各異說者每遷就其詞以解之然無疑也蓋同此一物一事而謂之者不同因各制一字者如火焜之類是也同此一物一事謂之者雖不同而其字初無不同者如隋臙之類是也說文具有明證茲備錄之其音大異者正例也其音或疊韻或本通轉者亦竝輯焉

皇下云自始也與爾雅由從自也同與自部說鼻也異然
又曰自讀若鼻者蓋自疾二切鼻父二切似許君時固如
此讀且似古人本如此讀也上古名爲自中古名爲鼻二
字疊韻猶上古名爲乞中古名爲燕二字亦去入疊韻也
瓊從夔聲讀若柔詩無教猱升木猱與夔同從柔聲此類不備
記

瓊從冓聲讀若淑廣韻冓在十八尤瓊作璫與淑皆在一
屋然說文某經典作椒從叔聲尤宵二部則通璫讀若毒
與此相近

一下云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

少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

玉部瑒郎計切大徐曰瑒亦音麗故以爲聲十二篇瑒部及部中之協協瑒皆胡頰切而艸部荔亦郎計切。

歸從州聲而讀若祝與瑀一類。

疋部云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案胥從疋聲雅古音胥尙與疋相近足聲則遼遠不相及矣。

谷部囟下云古文囟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曰讀若誓案囟禪沾三音猶是疊韻誓則遠矣。

旬下云勻省聲又讀若元。

取讀若鏗古文以爲賢字唐韻叔苦閑切刪庚二韻遠隔而鏗固從堅聲也。

𠂔下云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醜字。

𠂔從夾聲而讀若瀟。

𠂔部云古文以爲𠂔字又以爲巧字𠂔巧疊韻𠂔則遠矣。此上古假借字中古欲其有別而增之也。

𠂔下云古文以爲顯字或曰讀若𠂔或曰以爲爾廣韻五合切此音與讀若𠂔合水部濕字從此音也頁部顯下云𠂔

聲此音與古文以爲顯字合二音懸殊必不可通轉也惟
爾音與顯疊韻然亦非同音也。

囧下云讀若獮賈侍中讀與明同明從囧聲然亦非同音
喻從兪聲而讀若紐二部本相通轉

完下云古文以爲寬字

盛下云讀若脅又讀若掩二音同部

吸從及聲而讀若蛤二音遠隔

幾下云讀若詩葛藟之一曰若靜女其祿之祿虞庚二
部而相通也則亦不須言韻矣升彖等字之數聲絕不相

通者此類可證。

者從占聲讀若耿介之耿。

頁下云頭也。古文韻首如此。鐘鼎文首作𠂔𠂔二形。許君所云古文信有徵也。唐韻胡結切。雖於古無徵。然一體而曰首日頭曰頁三名。卽當三音。且許區別之曰古文韻首如此。是亦謂漢時讀頁不同首也。胡結切音纘纘與首音理遠隔。

頤下云出聲讀又若骨言又者明著其非一音也。骨在臻攝出在蟹攝。然蟹攝有苗滑二字。則二音亦通。

言三和伯 卷三
率下云讀若瓠讀若箭

臭下云古文以爲澤字唐韻古老切

𩇑下云大也案唐韻乙獻切蓋此義之音也又曰或曰拳
勇字則謂借𩇑爲拳也一曰讀若僞則又一音也三音皆
疊韻

𩇑從鮮聲讀若斯則是鮮又讀斯也

嫫下云讀若駟或若委

𩇑從𩇑聲而讀若唾

𩇑與剝雙聲唾則剝之後一位

𩇑從𩇑聲讀若畫或讀若維𩇑維疊韻畫則遠矣

屮從尸聲而讀若陌

勑從象聲而讀若演

以上諸字或兩音或三音有通轉者有必不可以通轉者許君自言之故人不疑也然則許君所未言者案其從之二字有二音三音者可以推矣

隋從肉陞省案當作陞省聲凡從隋及省者如橢惰或作惰古作嬌嬌鑽禡墮鰭籀文隤其音竝同而隨旬爲切隋羊捶切瞿雖遂切瞿以水切瞿直追切別爲一類則是隋本有此兩音也而大徐往往遁詞于省聲隋瞿下皆云隨

省聲。隨下云墉省聲。墉者，阜部陸之篆文也。其從隋無說。

隋墉下云情省聲。

此乃不必改者也。而二徐本同，則變亂久矣。

情下云墉省，而

錯情墉墉下，固自云隋聲。卽隋譬隨情，小徐亦竝作隋聲。

是則小徐不誤。大徐改之前乎大徐而改者，小徐仍之，是

以紛錯也。況乎隋從陸省，墉卽其篆文。許規切，凡從陸者

墉墉之音皆此類。而墉徒果切，與墉同音，爲一類。其有二

類也。與從隋者同，可知陸墉二字古兼徒果許規二切。故

尙書以脞情墉爲韻，而隋文帝借隋爲隨。

九成宮醴泉銘皇甫碑仍作隨

羸耶果切。從其聲者，羸羸羸羸轉遞從羸聲者，羸羸羸羸。

仍是一先之上聲也。楷唐韻兜果切而廣韻市緣切。瑞唐韻丁果切而許說曰讀若端則仍屬一先也。且廣韻瑞丁果切。揣初委切。又丁果切。則音韻流通不滯。非言部分者所能拘也。

希讀若弟羊至切。且部彖通貫切。小徐本無彖字。嚴鋈橋合希彖爲一。是也。從希聲者。惟甫部繡字。籀文繡篆文隸皆可證讀若弟之音。從彖聲者。喙齧齧鱗皆與羊至切近。鷄篆椽緣緣及從篆省聲之瑑皆與通貫切近。然而喙從彖聲徒玩切。地之籀文墜則又從喙聲也。小徐墜從自

开古賢切。小徐曰：开但象物平，無音義也。蓋見從开聲者，其音四分五裂，故爲是遁詞也。豈有無音義而成字者乎？
 𣪠𣪡雅葉研𣪢麗𣪣𣪤汧龍𣪥皆同類。𣪦讀若攜手，與𣪧
 𣪨𣪩爲一類。𣪪𣪫并形𣪬，及從𣪭聲之𣪮，從并聲之𣪯，
 𣪰𣪱𣪲𣪳𣪴𣪵𣪶𣪷𣪸𣪹𣪺爲一類。雖𣪻𣪼在十三耕，
 仍與青通，而𣪽𣪾則在一先也。是古音通轉之徵也。開字

別有說。

萬無販切。廣韻收之二十五願。從其聲者。惟購同音。購廣韻

作癘。小徐屬省聲。關古人借屬為癘。猶可用也。大徐屬省

癘聲。則以為聲不諧而改之也。其實當作萬聲。廣韻癘

下云。說文作癘。今為疫癘。二字在十四泰。噉在十六怪。噉

字而別收。癘於十三祭。雨收於怪。夬邁及重文邁。小徐本邁下云。萬聲是也。大徐

非此字。而萬則萬之謗也。邁自從萬聲。不必

先為之地。萬亦當云萬聲。不得云象形也。勦皆在十七

夬。泰怪夬為一類。屬及重文屬。玉篇廣韻

三祭為一類。然噉從萬。而曰讀若厲。噉從萬。而曰讀若賴

則祭不得獨為一類也。購屬噉。勦皆從萬聲。則與二十五

從華聲者惟講字遠隔

說文無𠂔字。玉篇主倦切。火種。然諸從𠂔者。竝無此音。蓋𠂔𠂔二字。隸竝變爲𠂔。𠂔音居倦切。故𠂔主倦切。以字從火。因慢謂之火種耳。此音既誤。除此不計外。朕𠂔皆在四十七寢𠂔在四十七證。此三字一類。乃從𠂔省聲之。𠂔蘇弄切。自爲一類。從朕聲之。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仍與𠂔同類。乃若𠂔從朕聲。其正文𠂔從𠂔聲。而唐韻而隴切。與送一類。然玉篇𠂔子徇切。廣韻𠂔子峻切。𠂔上同。獨爲

一類別有十九代。僊徒耐切。亦獨爲一類。然則弁字凡四音也。

綜以上諸字而觀之。其音判然。不得強命爲通轉者。可以不必從爲之辭矣。取而譬之。鼎下云。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二字之義判然。而可以通用。又何疑於音之判然乎。又有古本一音。今則變音而從之之字。各用一音者。乃古讀如仍。而芳訥。仍仍。皆如古音。惟爾獨異。集韻則云。甯鄧切也。余音古今不異。而斜餘今別爲音。乃至茶別作茶。則一人之形影分道揚鑣也。雖然。夔從夔聲。鬲仍從

聲此固可通斷從𠂔聲𠂔又從斷聲此不可通而許說
固如此也是以嚴鏡橋說文聲類作圖以明之而學者多
不謂然則請與之讀廣韻其偏旁與部頭不同部者甚多
蓋自古而然不盡後人杜撰則說文一字數音者或古音
本可通轉亦未可知也